

# 婚姻 不是一张纸

[Hun Yin  
Bu Shi Yi Zhang Zhi]

杜若秋作品  
DuRuoQiu Works

婚姻，就是一种赌博。赌赢了，爱情甜蜜，婚姻稳定；  
赌输了，婚姻很可能就只是一张纸，纸张的厚度能不能足够支撑两个人的一生？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姻不是一张纸 / 杜若秋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12

ISBN 978-7-5125-0133-1

I. ①婚…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0591 号

**婚姻不是一张纸**

作 者 杜若秋

责任编辑 艾 迪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6 开  
20 印张 3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33-1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64270995 传真: (010)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 目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因为偶然的相识 产生了必然的结果 1
- 第二章 女人之间的战争 来势凶猛的火灾 31
- 第三章 那堵可以为她遮风挡雨的墙 53
- 第四章 都说婚姻能够改造一个人 75
- 第五章 心情就像是加了眼泪的醇酒 99
- 第六章 微笑 哪怕是在地狱 也是朵盛开的花 120
- 第七章 善待关心你的人也就是善待自己 142
- 第八章 生孩子是个复杂繁琐的事情 163
- 第九章 投胎可以闭着眼睛 嫁人就得睁着眼睛 184
- 第十章 春风沉醉的夜晚 他先她离开了这个家 205
- 第十一章 嫁给你的意义不只是为了给你生孩子 227
- 第十二章 狩猎者与被狩猎者之间的对决 251
- 第十三章 婚姻的那张纸 约束力到底在哪里 274
- 第十四章 生活就是一个问题叠着一个问题 290
- 尾声 310

## 第一章

### 因为偶然的相识 产生了必然的结果

记忆的大门一旦打开，往事就像是奔腾的骏马涌上心头，争先恐后地往外奔跑。罗东睿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如数家珍地把那些事情竹筒倒豆子似的说给妻子听。



【1】

高级餐厅外，雨丝风吹，绿柳微摆。餐厅内，华灯璀璨，春意盎然。

林欣冉穿着巴黎当季服装的最新款坐在落地窗前的餐桌旁，姿态优雅地品尝着面前的美食。鲍鱼燕窝熊掌鱼翅，各种名贵珍品摆满了高档的餐桌。她对面坐着的是一位帅气的优雅男士，优雅男抬起那双好看的眼睛正深情款款地注视着林欣冉。在她羞红了脸正欲躲开那灼人的目光时，一只干燥温暖的手掌轻轻摩挲过她的脸部，带给她阵阵电流般的酥麻。

她惊跳起来，“非礼勿扰！我已经结婚了！”

话音刚落，她的嘴被一只大手捂住，耳边还有个极小的声音在说：“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

那是一个男性的声音，低沉宽厚，却又充满着戏谑和笃定。

知道我结婚了还敢非礼我，简直找死！林欣冉在心里骂了一句，瞪大了眼睛狠狠盯着那个男人，她瞪、她瞪，她使劲地瞪……

林欣冉的意识终于清醒了，她张大嘴想要深呼吸，很失败，嘴被人捂住了。

哪里有什么高级餐厅、优雅男还有诱人的美食？她现在分明是躺在那张新婚的床上，而捂住她嘴巴的则是她的新婚丈夫——罗东睿。

看到罗东睿想笑却又强忍住不笑，只剩下肩头在那里微微地抖动，林欣冉瞬间赧颜。刚才还是绮丽的美梦，此刻却变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噩梦，她躺在新婚丈夫身旁，梦里约会的竟是他人。

当她的视线与罗东睿的视线相撞时，一股被注视的压迫感席卷而来。林欣冉心里咯噔一下，心虚地挪开目光。

注意到妻子的不自在，罗东睿将手松开，握拳搁在嘴边虚咳了一声，“赶紧起床吧，刚才我妈都叫门了。”

一缕光线透过窗帘的缝隙朦朦胧胧地洒进卧室，落在床上，为床上的两个

人披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罗东睿侧身倚靠在床头，此时的脸刚好是一半在光晕下一半在阴影里，脸部的表情便显得模模糊糊虚虚实实，看不太清楚。光线将他眼睫毛的阴影投下，加深了眼周轮廓，更是增添了几分深邃。

通过那缕不太明亮的光线，林欣冉可以判定，在这个冬日的清晨，时间不会太晚。

她犹豫了一下，有些窘迫地问：“几点？”

罗东睿体贴地替她掩了掩有些钻风的被角，说：“七点钟了。我本来想早点叫你的，可看你睡得这么香，就没忍心，想让你再多睡会儿。”

林欣冉顿时在心里哀号了一声，苦下脸来。

果然不出她所料，才七点钟！想想她出嫁前，只要休息，哪天早上不是九点或者十点钟才起床啊。可是现在，七点就要起了，这还是叫她“多睡”了一会儿呢！那要是不“多睡”，又该起多早啊！而且，她起来后又该怎么打发这漫长的一天。

这是林欣冉和罗东睿成亲后的第二天，两个人都享有晚婚假，也就是说他们从今天起就开始了他们的蜜月期。可现在是冬天，外面天寒地冻，加上这是座七十年代初期才开发的石油之城。新兴的城市一切起步都比较晚，可以供消遣娱乐的地方太少，他们又没有出去旅游度蜜月的打算。所以林欣冉认为，打发休假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蒙头睡大觉，睡他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实乃人生一大快事！不过现在看来，自己的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了。基于她爱睡懒觉的习惯，林欣冉心里难免有些懊恼。

新婚妻子眼睛里带着的那股浓浓的恼意，自然被明察秋毫的罗东睿看了个分明。他清楚地知道，为了筹备他们的婚礼，小他五岁的妻子跑前跑后着实累得不轻，他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之前，他周围的朋友有结了婚的，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向他言传身教：结婚这玩意太遭罪，一场婚礼办下来，人就跟生了场大病一样虚脱得不行。可是不管多累多辛苦你都会乐在其中，因为那是自己心甘情愿的，痛并快乐着。只是不管你再怎么乐呵，就是有一样，那就是凡事要以女人马首是瞻。婚礼她要咋办，房子她要咋装修，你都要鞍前马后伺候着，决不能有任何异议。只要把女人哄高兴，顺顺当当地把人娶回家，到那时就是由你说了算。反正她人已经是你的了，还怕跑了不成。

罗东睿只是笑笑不置一词，不过朋友的话有些他还是听进去了。

他听说过一句话，“婚姻就像是做生意，是需要用心经营的”。既然是生意就一定要讲究收支平衡。收支不平衡，生意就会破产。而在争取效益最大化之前，最先需要做的，就是投资。婚姻里，这种投资被称为“感情投资”。

对于他和林欣冉的感情，他其实心里再清楚不过。两个人从相亲认识那天起，到谈婚论嫁那天止，总共相处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闪婚”了。要说感情深厚情比墙坚，那连他都会骂一句“骗娘呢”！

所以，在两个人感情基础还很薄弱、容不得那些可有可无的事情掺和时，他断断不会去做那些有伤他们婚姻的蠢事。

在筹办婚礼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冲突，许多事情他都尽量采取回避释权的态度。就连装修房子时，他爸妈想要插手，他都给予阻止。一切由林欣冉说了算，他只需要出力出人，重活累活全由他一个人担了。

可是即便这样，他偶尔仍会从小妻子脸上看到些许劳累和烦躁。

一想到这些，罗东睿心里的怜惜感就更甚，口气越发的柔和，“我知道你很累，不过还是起吧。等吃过饭后你再补觉，好吧！”

“结婚，就代表着你进入了一座千年古墓，彻底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我。”

林欣冉耳边蓦然响起了这么一句话。这是刘飞菲听说她要结婚时，马上一副“你没得救了”的表情，挽着她的胳膊很有感触地说的。

后来，刘飞菲状似开玩笑、漫不经心地说：“我说林欣冉同学，你和你老公认识快有两个月了，可我这个做姊妹的还一次都没有见过呢，这不太够意思哦。连结婚这么大的事你都捂得这么紧，搞闪婚，玩神秘呢？”

这时候的林欣冉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她揉了揉脖颈，舒了口气说：“我也没想到会和他这么快结婚啊，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人嘛，也仅仅谈得上是还行吧。后来他向我求婚，我一想啊，嫁谁不是嫁啊，早晚都是要结婚嫁人的，反正他也算合我眼缘，所以我就答应喽，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忙忙碌碌。喏，你也看到了，我最近忙得连逛街的时间都没有了，哪里还记得和你汇报啊。”

刘飞菲一反常态地沉默了。她静静地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卡布奇诺的泡沫在她的搅动下轻飘飘地洒出了一些。倏然，她问出一句话，气氛就那么一下子冷在了那里。

刘飞菲问：“你是不是还在意那件事情，所以才不愿意把人介绍给我认识？”

是的，林欣冉承认当初答应嫁给罗东睿时，心里就是因为觉得人早晚都是要结婚的，到了年龄，只要碰上个合适的，就赶紧嫁了吧，免得拖来拖去把自己拖成了“剩女”。至于两人之间的感情，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唯有一点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种感情并不属于爱情。爱情，只是一种荷尔蒙，存在着太多不稳定的因素，在婚姻中你只能把它当做次要因素来看。

至于那件事，和她决定结婚有关系吗？不把罗东睿介绍给刘飞菲，真的是因为那件事吗？

她无意为一段过去的感情殉葬，可是却又不得不承认，一段感情的消逝，总会或多或少地在心里留下点什么，那些曾经美好的丑陋的，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她现在的决定。

那些她不愿提及的往事啊！

她躺在那里任由自己的思绪穿越回从前，却忘了身边还有个人在等着她。百感交集中，一股淡淡的莫名的忧伤忽如潮水般席卷而来，大有将她窒息于其中的趋势。

看到林欣冉忽然陷入沉思，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原本不该这个时候出现的哀伤，罗东睿的心里暗暗感到诧异。他诧异的同时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林欣冉突如其来的哀伤源自何处，反正绝对不会是因为他。

这个认知令罗东睿身体一僵，情绪也随之低落。他慢慢坐直，就那么靠在床头，静静地凝视着躺在那里沉思的林欣冉，沉默不语。

不大的卧室里，因为一个人的沉思一个人的沉默，原本还有些轻松的气氛瞬间变得格外诡异，寂静充斥在两个人中间。饶是罗东睿见多识广心思活泛，面对这样的林欣冉，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到底该怎么办了。

他们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五岁，平时人们都说五年一个代沟。五岁，也就代表着他和林欣冉不是生活在一个阶段的人，他们之间有代沟。虽然罗东睿对代沟一词的说法极不以为然，他认为年龄不是问题，心态决定差距，所谓的代沟不过是人们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却又懒于去了解而做出的托词。

可是现在，罗东睿却又不得不承认，他不了解此刻的林欣冉，也许是他从来就未曾了解过她。林欣冉很单纯，这是林欣冉一直以来留给他的印象。难道是他的感觉出了错误？罗东睿不愿意相信。

好在他是一个喜欢采取主动的人，即便是处于被动的位置，也会尽量地扭转局面，使事情向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他承认自己还不是很了解妻子，但也不愿意叫他们俩置身于这种诡异的无话可说的境地。

他挑起林欣冉鬓角的一小撮头发，弯起来用发梢轻轻扫着林欣冉的鼻头，“还不快起来啊，小懒猪！你如果再不起床，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啊！”

发梢扫得林欣冉鼻子痒痒的，她将头一歪躲过一劫，劈手就将那撮头发夺了回来。林欣冉心里责怪自己，这是在干吗呢？这可是自己新婚啊，身边还有新婚的丈夫，你自己在这里胡思乱想不要紧，可是把他晾在一边，又算怎么回事？

她搓了搓有些酸胀的眼睛，借此掩饰平复了一下自己翻滚的思绪。她冲着自己的丈夫微微一笑，调皮地说：“我要是不起床，你能把我怎么的？”

“哦，不肯起床是吧，那好办啊！”

说着，罗东睿将自己的食指和中指放在嘴边哈了哈气，然后伸向林欣冉的腰际作势就要挠下去。

“不带这样的！”林欣冉低喊出声。天知道她有多么怕痒，如果这不是住在婆婆家，如果这个时候家里没有其他人的话，那罗东睿的这个动作就不是只让她低喊一声那么简单的了。

罗东睿脸上是诡计得逞后的开心。他贼笑着对林欣冉说：“怕了？那还不赶紧起。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如果三分钟后你还没有穿好衣服的话，嘿嘿！”

话不用再继续，林欣冉也明白后面的意思了。如果她不起，那罗东睿就会真的把手挠下去。

起就起呗，没啥大不了的！林欣冉犹如壮士断腕似的下定决心。只是，她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睡衣，不得不低声说：“你，你能不能先转过头去？”

罗东睿打量了林欣冉一眼，故意咬重了话音，提醒道：“冉冉，你是我老婆。”

林欣冉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她也知道自己的这个要求有点可笑，可是在罗东睿“虎视眈眈”的注视下，要她若无其事地起床换衣服，她真的是很难为情。

“我，我还不习惯。”为了不叫罗东睿误会，她只能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罗东睿脸上的笑意立即洋溢，他用手挠了挠那道浓黑的眉毛，状似无奈地说：“这样啊！既然这样，那我只有做出牺牲，去试着习惯你的习惯啦！”

因为卧室格局的问题，罗东睿和林欣冉的床是被安放在窗户底下的。罗东睿就把脸扭向窗户，以后背对着妻子。林欣冉这才轻吁了口气，低头去解睡衣的扣子。谁知，她窸窸窣窣地刚把睡衣解开、脱掉，那边正面朝窗户的罗东睿倏地一下掉转了头，猛地把妻子抱在怀中。惊得毫无防备的林欣冉一声娇呼，下意识地就想用手去挡罗东睿。

罗东睿此举本是一时兴起想逗林欣冉玩，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可是当他温香软玉抱在怀，尤其是亲眼目睹了妻子那一双傲人的高耸时，禁不住就是一阵心旌摇曳。

别看他们两个人在昨晚新婚之夜已经同床共眠了，可是，他那可爱的小妻子啊，逼得他到现在还上下未得其手呢！美人就在枕边，他却是做了整整一夜的柳下惠。

事实上，在林欣冉下意识地惊呼过后，她也马上发现自己犯下的错误，刹那间，林欣冉的脸就跟被煮熟了的大龙虾一样红彤彤的。她把衣服徒劳地抱在胸前，以期望能为她遮羞，可是罗东睿的眼神告诉了她，她那样做根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就在林欣冉又羞又急又恼之时，罗东睿竟然松开抱着林欣冉的胳膊，人腾地一下就蹿溜到了床下站定。

他狠劲咽了口唾沫，眼睛望着门口，瓮声瓮气地说：“你快穿衣服吧，我先出去了。”

说起罗东睿和林欣冉的相识，那一次可以称得上是个绝对的偶然。

那天夜里，他所管理的采油队有口油井的管线被人偷去了好几十米。油井管线一旦丢失，最先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追究值班工人的责任，而是要以最快的速度焊接上新管线，避免更多的原油从管线缺口流失到地面，给产量和环保造成大的损失。

当他闻讯赶来，带领着采油队职工上井之前，发现需要使用的油井管线竟然没有了。按说像这样的应急物资是必备的，负责物资采购的计划员应该保证这类物资的存储量。一旦库存减少，就要在第一时间报备上去，进货储备，决不能临到门前一脚却抓了瞎。

对于石油工作者来讲，原油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谋生工具，他们的工资、奖金、福利都是和原油产量息息相关的。如今的油田形势越来越严峻，每年上面都会强压下巨大的产量任务，如果只是正常的夺油生产，任务都很难完成，更何况原油的偷盗这一块每年都会给油田造成无以数计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因为职工自己的玩忽职守造成了纰漏，事情一旦被捅到上面去，就不是只扣发奖金那么简单了。

平日里，罗东睿对待下面的职工并不严厉，也很体谅职工们生活上的难处，得饶人处且饶人。但是万事好商量，只有一件事是他最厌恶的，那就是消极怠工。

一身工衣的罗东睿站在库房门口，冷淡地扫了一眼面前的材料员。

那是一位年近五十的老职工了，自诩交游广泛，一般人难入他的法眼。可是偏就这样一个高傲的人却是一生郁郁不得志。眼看着年龄越来越大，与提干再无机缘，他便终日沉迷于烟酒，每天上班总是醉醺醺的样子。

“严禁酒后上岗”，这是岗位十大禁令中明文规定的。

为这，罗东睿批评过他几次，老头每次都是阳奉阴违。罗东睿感慨于他的坎坷，再加上是快要退休的人，岗位也并不是重要的岗位，所以对他的懒散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却是罗东睿无法容忍的。因为一个人的疏忽，却使得整个队伍的工作无法展开，全都停滞在那里。

罗东睿暗恼自己太过仁慈，为自己为队上造成了如此不必要的麻烦。心烦气恼之下，他周身笼上了一层森然寒意。

老头在罗东睿锋芒锐利的眼神注视下，忐忑地挠了挠本就不多的头发，讪讪地说：“急用料矿上都备有库存，我现在就和他们联系，只要联系我立即就去领。”

屋漏偏逢连夜雨。电话打过去，那边告知说是最后的两根油管刚被别的采油队领走。老头一听傻了眼，忙问能不能帮他们尽快搞到几节，以免误工。那边估计是在考虑，沉默了一会儿，重新回话说，他们帮着联系了采油二矿，那边还有，叫老头赶紧去。

采油队使用的油管又粗又沉，只凭老头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顺利地领回来，以前每次领料，他都会带上队上的值班车司机和一个大班人员。这次当着队长的面，他竟然心生胆怯，也不敢再对其他人颐指气使。

场面有些尴尬。

罗东睿皱着眉，不咸不淡地说了句：“我和你一起去吧。”

就这样，第一次的，罗东睿神差鬼使地跟着材料员做了一回搬运工，也恰好为结识林欣冉创造了条件。

他们赶到采油二矿的时候，正碰上他们月底结账，每个人都忙得没有空暇。罗东睿几个穿着油乎乎的工衣一踏进办公室，与在座的几个衣着鲜亮的女人立刻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负责发放这些材料的职工可能是不知道账本哪里出了错，忙得头昏脑涨之际，见还有人跑来领料，说话的语气便有些冲。

“什么时候来不行，偏挑结账忙的时候，不是给人添乱吗？”

本来就一肚子火的罗东睿闻言愈发气盛，想他们在前线风里来雨里去的保上产，其辛苦程度哪能是他们这些后勤人员所能体会到的。他很想不客气地回敬说，什么叫“添乱”，你们的本职工作就是为前线生产做好保障，为我们前线人员提供服务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的“添乱”，你们还能有这碗饭吃吗？还能舒舒服服地待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不用风吹雨打的受罪吗？

这时候，对面桌的一个人抬起头来，扫了一眼这边，轻声说：“李姐，你忙你的，我这边刚好结完了，就替你跑一趟吧。”

说着她站起来，拿过搁在桌上的钥匙，对罗东睿他们微微笑了笑，“跟我来吧。”

罗东睿注意到，走在前面领路的女职工在这个办公室里是最年轻的一位。越年轻，就越能说明一些敏感问题，可是偏偏就属她态度最和气，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只是这微笑在罗东睿看来，客气中带着疏离，既保住了他们几个人的面子，又与他们拉开了距离。

老头偏不识趣地搭讪，“你是刚来的吧，叫什么名字？我以前也来过几次，不过没见到你。”

女职工客气地回答，“我叫林欣冉，刚来不到一年。”

“哟，是吗？那以前在哪里实习？”

老头刨根问底。

林欣冉瞧了瞧他，只是笑着。

罗东睿轻轻咳了一声，提醒老头注意分寸。这时候的林欣冉已经打开了门。

罗东睿招呼她，“你闪到一边看着就可以了，免得一会抬油管的时候蹭到你身上。”

林欣冉瞟了一眼一身油工衣的罗东睿。

门是向南开的，他们现在站的位置刚好笼罩在朝阳的余晖下。忽然，罗东睿新奇地发现，林欣冉的脸上明显一红，似乎是有些羞涩。

“行，你们抬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她腼腆地应着。

那时候的罗东睿，虽然对带着温和微笑、不似其他人一般对人爱答不理的林欣冉印象不错，却也没有丝毫非分之想。只因他清楚，能在这种地方上班的职工，大都眼高于顶。林欣冉虽然表面看上去对他们这些前线基层职工没有瞧不起的样子，可是仅从她的穿着和谈吐就能看出，她来自一个很不错的家庭，这就是他们之间格格不入的最大障碍。

说来也巧，一个月后，有人又给他介绍对象，说女方条件非常不错，父亲是某大队的大队长，母亲是位教师，而她本人是在后勤上班。

当时罗东睿就嗤笑一声，认为他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的，见也是白见。

他之所以这样认定，并不是说他自己没有信心，只是他太清楚，现在的女孩子都太实际，个个都像个股民，选老公就像是在选股票，而且还要选绩优股。假如选不到绩优股，最次也得是潜力股。

不论是绩优股还是潜力股，她们的要求都是，既要对她们的人生有帮助有提升，还要给她们很幸福很幸福的感觉。

何为“绩优股”？

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男人，首先必须要有稳定的事业。要知道，事业是保障其他的先决条件，不管你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没有一份稳定的事业，只会坐吃山空，那一切光环都是浮云。其次还要有房有车有存款。她和你在一起，不需要为柴米油盐生活琐事烦恼，因为，她们可是“宁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要坐在自行车上笑”。最后，还要有良好的社会人脉关系。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女人也一样，嫁一个有良好社会人脉关系的男人，就等于站在了男人的肩膀上。你说都一步到位了，那人家还愁啥。

有些男人可能会说，以上条件都具备的优良的“绩优股”，大都已是过了而立之年，比她们大了好多呢。她们愿意嫁一个老男人？

呵呵，这就是典型的“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时下不是正流行

着一句话，“男人越老越有钱，女人越小越值钱”吗？年龄不是问题，物质享受决定差距。只要物质有了保障，年龄大点又怕啥。再者说，谁规定了人这一辈子就只能结一次婚，她们没必要非得给“绩优股”养老送终吧。人生路漫漫，姑且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后的事情以后说。

再就是“潜力股”。除去不可预见的未来，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当下的朝气蓬勃充满了动力。和“潜力股”在一起，物质上可能暂时会稀缺，可是他们能给你希望给你期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就能够发展成“绩优股”，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那么他呢，以他的家庭条件和工作环境，在这些女孩子眼里，根本是只“垃圾股”。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与而立之年接踵，却没有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房子没有一栋，至今还与父母兄弟同住；车子倒有一辆，可惜不过是辆便宜货。

试问有谁愿意买只垃圾股，辛辛苦苦干耗着等着他去“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自然，条件优越家境富裕的女孩就更不会、也不愿意对一只“垃圾股”进行“资产重组”。

他之前也相过几次亲，条件一个比一个高不可攀。在经历过种种水深火热的洗礼之后，他最终拨开云雾见青天，总结出了以上这么一番长篇大论。

就在他刚要开口把拒绝的话说出来时，介绍人吐出的名字落入他的耳中——林欣冉。

很耳熟的名字，他眼前立即浮现出那张浅笑盈盈的脸。

接着，他把不肯见面的话自动消化在肚子里，他打算带着自己“垃圾股”的身份去见见面。

两个人见面时，林欣冉已经不记得他了。

当然，那时的罗东睿怎么能和这时候的相提并论。领油管那天罗东睿穿的是工衣。那身工衣，只要是在油田工作过的都会知道，单从外表上看，一百个人穿上都会和一个人一样，再帅的小伙儿也会被埋没其中。

而相亲那天，罗东睿虽说穿得也并不是多么排场，可是他胜在本身条件不错。一米八的个子，再加上长期在前线工作，早已练就了一身紧实健壮的肌肉，还有那张黑脸膛，都给人一种健康有力的感觉。再就是他稳健的作风，体贴亲切的言语，可以看得出，林欣冉对他的印象不错，两个人相谈甚欢。

分手时，罗东睿提出互留对方的手机号码，林欣冉也欣然同意。

一周后，罗东睿再一次约了林欣冉见面。之所以中间间隔了一周，是因为罗东睿平时太忙，实在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所以两个人的见面只能选在这个时候。

在交往的过程中，林欣冉对他的态度一直是暧昧不明，就像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如果说她有意于他，他却总能感受到她那种淡淡的、若即若离的意味。如果说她无意于他，可是他每次约她，她又总是痛快地应允，有时还会主动打电话约他。

这样，他和林欣冉在短短两个月的交往中，两个人不远不近地维持着关系，比恋人远一步却又比朋友近一步，正是恋情未满友情之上。后来还是罗妈妈失去了耐心，在背后推了一把，他们两个人这才进入了水到渠成的环节。

## 【2】

林欣冉目前是住在婆婆家的。

新房其实在他们结婚前不久就已经装修好了，只是新房子在装修完后都是要散一散屋里的味道，人才敢住进去。虽然装修公司一再保证，他们的材料绝对环保无污染，可谁敢相信呢？电视里、报纸上每天都会有因为房屋装修引发恶性疾病的报道。小心驶得万年船，在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在婚期已经定好、新房又处于散味道的阶段，万般无奈，林欣冉只有暂居婆家，和公婆还有小叔子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不是林欣冉所愿意的，但是这又是她不可能违抗的。

林欣冉今年二十三岁，刚过法定结婚年龄，按说这个年纪并不算大，等两年再结婚也说得过去。可是罗东睿的母亲找到了林清泉夫妇，告诉他们夫妇说：“冉冉今年周岁二十三，再过一个月就是二十四岁了，刚好是她的本命年。我可是听人家说，本命年不能结婚，那会不吉利的，要结婚就得赶在本命年前头把婚结了，要不拖上一年人就又大一岁。二十五岁，在咱们这里可就完完全全称得上是大龄青年‘困难户’了，到时街坊邻居说起来，还会以为东睿找不到好

老婆，娶了个嫁不出去的‘困难户’回来哩。亲家，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罗妈妈这番话，明里听起来像是在说自己的儿子，实则暗示亲家，你们如果不赶紧把女儿嫁出去，你女儿可就是没人要的啦，是会被人笑话的。

林清泉和王秀萍夫妇一时被罗妈妈忽悠着了，不禁面面相觑。别看他们俩都是接受过正规院校的正常化教育，现在的身份也是和罗妈妈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他们同时也是从农村长大考出来的，骨子里还保留着某些农村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早期的价值观念影响，后期的城市现代教育，使两个人成了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好不矛盾。

略一思索后，两个人点头答应。

“行啊，亲家咋说就咋办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们好吗？”

于是，在本命年来到的头几天，林欣冉嫁给了罗东睿。

罗东睿父母家的房子是一栋九十年代初期盖的老房子，总共才五十八平米，两室一厅。两间卧室中罗东睿的父母占去一间，另一间原本是他和弟弟共用，但是罗东睿和林欣冉结婚暂时住进来后，他弟弟罗东智就得搬出去给他们腾地方。

罗东智搬到哪里去了？客厅。

一个身高将近一米八的大男人晚上就缩手缩脚地窝在客厅那张拐角的布艺沙发上。在知道了这件事后，林欣冉心里还无端端地愧疚了好一阵子，觉得挺对不起小叔子的，她有一种我霸占了人家地盘的感觉。

也是因为房子小没有餐厅，他们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平时都是窝在客厅低矮的茶几上吃的。家里有一张折叠的餐桌，只有在来了客人时，他们才会把茶几挪到阳台上，空出一块地方把餐桌摆在客厅的正方向使用。

林欣冉出来的时候，早饭已经摆在客厅的茶几上，罗东睿还有他的父母和弟弟也已经坐在茶几旁。林欣冉知道那是在等她一起进餐。为了她一个人，耽误了那么多人的时间，她头一次为自己的赖床有了一种犯罪感。她拘谨地站在客厅门口冲他们几人点头笑了笑，然后一头扎进卫生间里洗漱。

不好意思叫人久等，她随便抹了一把脸，快速地洗漱完收拾妥当，出了卫生间，进了客厅。

“对不起，爸妈，我起晚了！”林欣冉低眉顺目，毕恭毕敬地对公婆道歉。